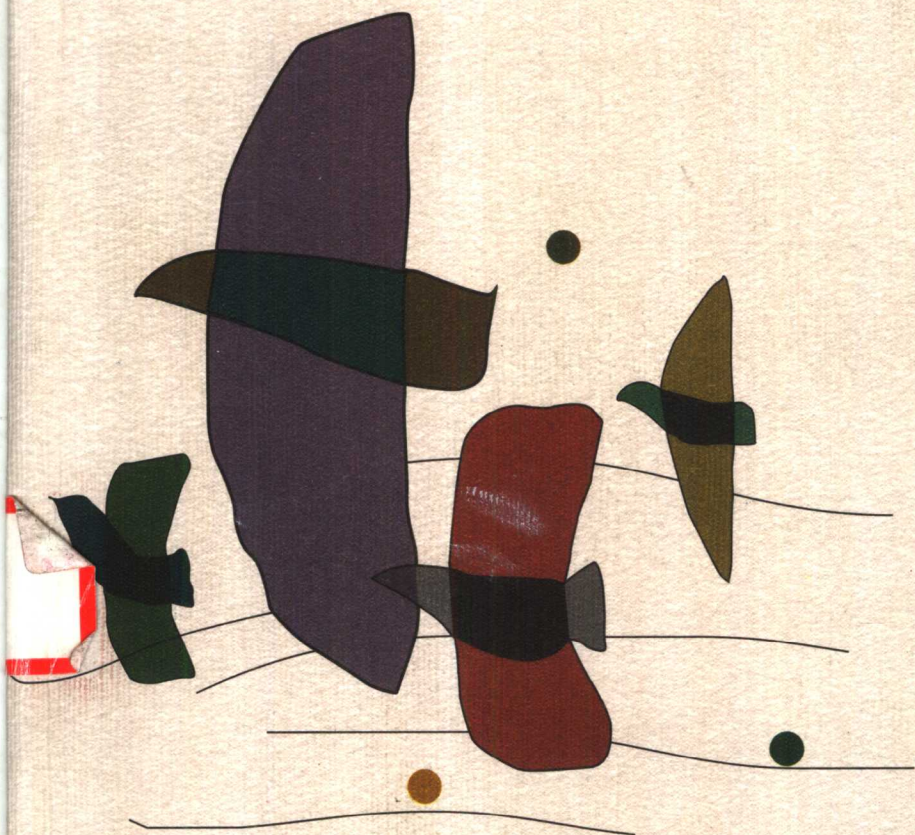


2004

中国精短美文100篇

年

王剑冰 选编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004

中国精短美文100篇

年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4 年中国精短美文 100 篇/王剑冰选编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5354-2939-4

I .2...

II .王...

III 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 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6919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王 虹

责任校对:邓 薇

封面设计:翔 凌

责任印制:吴竹敏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层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今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5 插页:2

版次: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10 千字 印数:1-11000 册

定价:23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编者话语

王剑冰

精短美文的精短两个字很有些说头，既短又要精，确不是好操作的。很多精明人都去写了长文，谈谈事件、谈谈感想、说过程，只要整体上把握得好，成功率还是不低的。最短的诗和最短的小说也是最难写，不少人知晓了这个难就去写了长小说长诗，有些芜杂和累赘就不显其间。这就像穿了长袍子，袍子里边有什么不足，身体上的也好，衣服上的也好，都会遮掩起来。舞台上的魔术师甚至在袍子里藏了大小不等的瓶瓶罐罐。如此让人觉出袍子的美妙来。袍子短了就成了小袄，就会一不留神露出什么“小”来，变点什么就更加难了。选美都有泳装上场的一关，就是让丑无法遮掩，把美展现出来。经营短散文的作家是知难而上。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越过了这个难而成功了，成功的是智者。不说十八般武艺都上过手，起码在其他行当操练过了。比如不少高手来自于诗界和小说界。这样的高手越多，对散文的发展越有利。

智性最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聪慧，这种智性即是对语词运用

的灵动性，对人生观察的透彻性，对感觉碰撞的灵犀性。因而抓取题材就有独特的视角，涸一点而散全豹。

再就是文化的意味，一场主题是“紫禁城”的时装展演，把中国宫廷文化体现在时装上，云蒸霞蔚、大气磅礴，文化的意味浓浓袭来，感到设计者的匠心独运。当然，我们要求散文的文化味并不一定要这样张扬。尤其是精短美文的写作，那种文化味往往是在字里行间弥散出来，仿如优雅的酒吧，清静的、温馨的色调，如烟如缕的音乐，让人陶醉其中。这种文化味的流动和含纳体现着作者的精神气质，它排斥故作矫情的东西。

散文的精神性还是有一说的，人生于世必有信念支撑，这种信念当反映到散文中，从中发散的生活理念，信仰崇尚，应该有精神内涵，精神就是散文的骨质。

精短美文在概念上一直有着这样那样的争论，我们现在提到的精短美文同以往的纯粹的抒情散文有所不同，一味地选取抒情散文，可能会愈加感觉到“抒情”的局限性，读上十篇二十篇自然就有乏味的感觉，纯粹的抒情不是散文的方向。时代在变，社会在发展，散文也在发展，如果单把抒情散文放在精短美文的篮子里，这只篮子就不可能色彩缤纷。之所以接纳生活随笔、哲思小品、读书笔记，是因为：一、作者很好地利用了文字，语言充满鲜活的智性和搞笑的幽默；二、作者对问题的把握和总结，往往让人拍案称道；三、题材的新鲜感吊人胃口，趋疑下读。

现在的精短散文越来越难写，红杏出墙者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，相比之下成名作家倒越来越显得不善其工。

2004年入眼的好作品不一定是当年首发，从欣赏和收藏角度计，也录入进来，同当年的佳作合成美妙的拼盘。有一些作品选取的仍是当红作家的，这些作品耐读、耐品，久放而溢

香，显示出作家长期的文字功力和对事物的评判力。季美林的《幽径悲剧》、铁凝的《长街短梦》、蒋子龙的《生命中的软和硬》、莫言的《卖白菜》、范曾的《再说大家气象》、鲍尔吉·原野的《蒙古男人》、徐开垒的《诗人有情》、毕淑敏的《性感的进化》、张爱华的《享受旅行瞬间》、韩美林的《和平》、李宗奇的《鹅儿》、红柯的《泥土》、庞培的《丫头家》、朱以撒的《弥漫》、彭甸的《武张飞，文张飞》、林染的《甜馨》等都属于这类作品。

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些作者和作品，朝阳的《大学两件事》、张丽钧的《锋利的纸》、格致的《庄周的燕子》、陈蔚文的《爱情十四行》、范晓波的《都市里的温馨》、俞瑜的《她们》、周伟的《一个字的故乡》、李傻傻的《诳语》、高勇的《庄稼》、李万刚的《对着太阳撒泡尿》、何述强的《江流无声》、任崇喜的《生命如菊》、王俊丹的《想念中那满山遍野的红》。这些作家或从一件小事写起：爱情写得炙手可热，亲情写得血脉贲张，动物写得精妙可人；或从一点意象写起：天上的一片云、书中的一片语、田间的一棵庄稼，都会有一种生命的联想，点染世界，踏歌生活，丰富心灵。这是精短散文中的新的校园歌曲，猛然传唱就影响一大批人，形成新的青春的风潮。这样的作家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，感知力强，悟性高，同时也有着高超的模仿力，不循旧章，仿中出新，形成个性特点。

在写作的追求中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过程，有的人过程很长，爬行了半天还没上坡，有的人没用多长时间就到达了坡顶。这里边有运气，有被发现、被推出的偶然性，但更多的是自身所造就的必然性。

明年再看精短美文的阵容，肯定又有了不少新的写手。

2004年12月于郑州

目 录

编者话语	王剑冰 (1)
幽径悲剧	季羨林 (1)
长街短梦	铁 凝 (6)
生命中的软和硬	蒋子龙 (9)
卖白菜	莫 言 (13)
再说大家气象	范 曾 (18)
蒙古男人	鲍尔吉·原野 (21)
诗人有情	徐开垒 (25)
性感的进化	毕淑敏 (28)
享受旅行瞬间	张爱华 (31)
时间的气息	马 莉 (40)
和平	韩美林 (43)
美丽的长发为谁失落	王剑冰 (49)
大学两件事	朝 阳 (52)
一口酒	彭国梁 (57)
锋利的纸 (外二篇)	张丽钧 (61)
泥土 (外二篇)	红 柯 (66)
丫头家 (外三篇)	庞 培 (71)
庄周的燕子	格 致 (76)

弥漫（外二篇）	朱以撒（79）
武张飞，文张飞	彭 匈（88）
鸪儿	李宗奇（93）
关于记日记的悲剧	程树榛（97）
爱情十四行	陈蔚文（102）
樨缘杂记	王和声（105）
都市里的温馨	范晓波（111）
她们	俞 瑜（120）
一个字的故乡	周 伟（132）
珍珠港与太平洋公墓	徐治平（137）
诳语（外一篇）	李傻傻（142）
火车上艳遇的遐想	徐 迅（148）
看望村庄	陈礼贤（151）
中国农神	张 于（158）
西藏的云朵	凌仕江（165）
古渡随想	晓 草（170）
流浪的二胡	杨汉立（174）
庄稼	高 勇（178）
甜馨	林 染（187）
对着太阳撒泡尿	李万刚（190）
浙大那壶湄江茶	张 劲（194）
江流无声（外二篇）	何述强（199）
回家	宗满德（207）
点灯时分	郭文斌（212）
碧水史诗运河园	郑休白（216）
秋日山野间	卞 卡（219）
祭郑氏三公文	李铁城（222）
平原上的事情	臧建立（225）
川江号子	甘茂华（231）
人生的碎片	鲁先圣（239）

生命如菊	任崇喜 (245)
闲章扯闲 (外一章)	吕世豪 (249)
断送了母亲的真爱	王明亚 (257)
心钩	赵福莲 (262)
零点, 火车穿过昌傅	樵 夫 (267)
让生命丰美的前尘影事 (外二篇)	忍 冬 (271)
母亲种过的土地	孙成凤 (275)
道路上的鞋子	周蓬桦 (278)
西夏速写	高 深 (281)
母亲的婚纱照	邓 皓 (286)
歌者	尹向东 (288)
香水	许顺荣 (293)
嫁不出去就娶一个	冰羽毛 (297)
青山脚下沙滩的温柔 (外一篇)	张红华 (300)
壮悔堂前独徘徊	阌则思 (305)
大地行旅	徐 鲁 (308)
水的眼泪是什么	余同友 (321)
一个人行走	沙 封 (324)
抚摸的力量	张 港 (330)
最后的感觉	魏兴荣 (333)
远方, 有一颗漂泊的心	马卡丹 (336)
我最幸福	华 夏 (339)
荒原上的石塔	陈 川 (343)
一路走来	艾 苓 (352)
登瀛湖	张天福 (360)
没有人知道我爱你	蔚 红 (364)
猜谜的女人	莫小米 (370)
蕙子	郁 蓉 (372)
女人三十一朵花	谈 燕 (377)
无言之爱	晓 晓 (380)

难怪杞人要忧天	施建石	(383)
幸福人的座右铭 (四篇)	吴淡如	(388)
你好	范咏燕	(398)
行走与驻足	马 德	(401)
快乐	吕 游	(404)
生命的立起	程 默	(407)
骑楼岁月	杨 彦	(409)
第九十九封信	江海湖	(413)
飘行者 (外一篇)	晨 义	(416)
蜡泪灯	陈晓东	(420)
把笑脸带回家	咎金锦	(424)
别用开水浇玫瑰	谢胜瑜	(427)
鸟是树的花朵	吴 忌	(430)
一个父亲的箴言	马 德	(434)
阳光的疤痕	王清铭	(437)
放手, 也是一种美丽	流水冷然	(440)
约定	雪小禅	(443)
因为爱, 所以温暖	浪漫灰	(447)
母亲的守望	申 平	(453)
独自一人你怎能温暖	刘 晋	(456)
想念中那满山遍野的红	王俊丹	(460)
一生的情人节	金文吉	(464)
田野上的白发	刘益善	(467)

幽径悲剧

□季羨林

出家门，向右转，只有二三十步，就走进一条曲径。有二三十年之久，我天天走过这一条路，到办公室去。因为天天见面，也就成了司空见惯，对它有点漠然了。

然而，这一条幽径却是大大有名的。记得在五十年代，我在故宫的一个城楼上，参观过一个有关《红楼梦》的展览。我看到由几幅山水画组成的组画，画的就是这一条路。足证这一条路是同这一部伟大的作品有某一些联系的。至于是什么联系，我已经记忆不清。留在我记忆中的只是一点印象：这一条平平常常的路是有来头的，不能等闲视之。

这一条路在燕园中是极为幽静的地方。

学生们称之为“后湖”，他们很少到这里来的。我上面说它平平常常，这话有点语病，它其实是颇为不平常的。一面傍湖，一面靠山，蜿蜒曲折，实有曲径通幽之趣。山上苍松翠柏，杂树成林。无论春夏秋冬，总有翠色在目。不知名的小花，从春天开起，过一阵换一个颜色，一直开到秋末。到了夏天，山上一团浓绿，人们仿佛是在一片绿雾中穿行。林中小鸟，枝头鸣蝉，仿佛互相应答。秋天，枫叶变红，与苍松翠柏，相映成趣，凄清中又饱含浓烈。几乎让人不辨四时了。

小径另一面是荷塘，引人注目主要是在夏天。此时绿叶接天，红荷映日。仿佛从地下深处爆发出一股无比强烈的生命力，向上，向上，向上，欲与天公试比高，真能使懦者立怯者强，给人以无穷的感染力。

不管是在山上，还是在湖中，一到冬天，当然都有白雪覆盖。在湖中，昔日的潋滟的绿波为坚冰所取代。但是在山上，虽然落叶树都把叶子落掉，可是松柏反而更加精神抖擞，绿色更加浓烈，意思是想把其他树木之所失，自己一手弥补过来，非要显示出绿色的威力不行。再加上还有翠竹助威，人们置身其间，决不会感到冬天的萧索了。

这一条神奇的幽径，情况大抵如此。

在所有的这些神奇的东西中，给我印象最深、让我最留恋难忘的是一株古藤萝。藤萝是一种受人喜爱的植物。清代笔记中有不少关于北京藤萝的记述。在古庙中，在名园中，往往都有几棵寿达数百年的藤萝，许多神话故事也往往涉及藤萝。北大现在的燕园，是清代名园，有几棵古老的藤萝，自是意中事。我们最初从城里搬来的时候，还能看到几棵据说是明代传下来的藤萝。每到春天，紫色的花朵开得满棚满架，引得游人和蜜蜂猬集其间，成为春天一景。

但是，根据我个人的评价，在众多的藤萝中，最有特色的还是幽径的这一棵。它既无棚，也无架，而是让自己的枝条攀附在邻近的几棵大树的干和枝上，盘曲而上，大有直上青云之概。因此，从下面看，除了一段苍黑古劲像苍龙般的粗干外，根本看不出是一株藤萝。每到春天，我走在树下，眼前无藤萝，心中也无藤萝。然而一股幽香蓦地闯入鼻官，嗡嗡的蜜蜂声也袭入耳内，抬头一看，在一团团的绿叶中——根本分不清哪是藤萝叶，哪是其他树的叶子——，隐约看到一朵朵紫红色的花，颇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意味。直到此时，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，顾而乐之了。

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，不但人遭劫，花木也不能幸免。藤萝们和其他一些古丁香树等等，被异化为“修正主义”，遭到了无情的诛伐。六院前的和红二三楼之间的那两棵著名的古藤，被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消灭掉。是否也被踏上一千只脚，没有调查研究，不敢瞎说；永世不得翻身，则是铁一般的事实了。

茫茫燕园中，只剩下了幽径的这一棵藤萝了。它成了燕园中藤萝界的鲁殿灵光。每到春天，我在悲愤、惆怅之余，惟一的一点安慰就是幽径中这一棵古藤。每次走在它下面，嗅到淡淡的幽香，听到嗡嗡的蜂声，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，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。其中情味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

然而，我快乐得太早了，人生毕竟还是一个荆棘丛，决不是到处都盛开着玫瑰花。今年春天，我走过长着这棵古藤的地方，我的眼前一闪，吓了一大跳：古藤那一段原来凌空的虬干，忽然成了吊死鬼，下面被人砍断，只留上段悬在空中，在风中摇曳。再抬头向上看，藤萝初绽出来的一些淡紫的成串的

花朵，还在绿叶丛中微笑。它们还没有来得及知道，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干已经被砍断，脱离了地面，再没有水分供它们生存了。它们仿佛成了失掉了母亲的孤儿，不久就会微笑不下去，连痛哭也没有地方了。

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。我的感情太多，总是供过于求，经常为一些小动物，小花草惹起万斛闲愁。真正的伟人们是决不会这样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他们像我这样的话，也决不能成为伟人。我还有点自知之明，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，也甘于如此，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气。这一棵古藤的灭亡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，别人是无法理解的。

从此以后，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，我真有点怕走了。我不敢再看那一段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，它真像吊死鬼一般，让我毛骨悚然。非走不行的时候，我就紧闭双眼，疾趋而过。心里数着数：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一直数到十，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，吊死鬼不会看到了，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。此时，我简直是悲哀至极，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？

但是，这也不行。眼睛虽闭，但耳朵是关不住的。我隐隐约约听到古藤的哭泣声，细如蚊蝇，却依稀可辨。它在控诉无端被人杀害。它在这里已经呆了二三百年来，同它所依附的大树一向和睦相处。它虽阅尽人间沧桑，却从无害人之意。每年春天，就以自己的花朵为人间增添美丽。焉知一旦毁于愚氓之手。它感到万分委屈，又投诉无门。它的灵魂死守在这里。每到月白风清之夜，它会走出来显圣的。在大白天，只能偷偷地哭泣。山头的群树，池中的荷花是对它深表同情的，然而又受到自然的约束，寸步难行，只能无言相对。在茫茫人世中，人们争名于朝，争利于市，哪里有闲心来关怀一棵古藤的生死

呢？于是，它只有哭泣，哭泣，哭泣……

柿界上像我这样没有出息的人，大概是不多的。古藤的哭泣声恐怕只有我一个能听到。在浩茫无际的大千世界上，在林林总总的植物中，燕园的这一棵古藤，实在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。你倘若问一个燕园中人，决不会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一棵古藤的存在的，决不会有任何人关心它的死亡的，决不会有任何人人为之伤心的。偏偏出了我这样一个人，偏偏让我住到这个地方，偏偏让我天天走这一条幽径，偏偏又发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悲剧；所有这一些偶然性都集中在一起，压到了我的身上。我自己的性格制造成的这一个十字架，只有我自己来背了。奈何，奈何！

但是，我愿意把这个十字架背下去，永远永远地背下去。

（选自《书摘》2004年第3期）

长街短梦

□铁 凝

有一次在邮局寄书，碰见从前的一个同学。多年不见了，她说咱们俩到街上走走好不好？于是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起来。

她之所以希望我和她在大街上走，是想告诉我，她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幸：她的儿子患白喉死了，死时还不到4岁。没有了孩子的维系，又使本来就不爱她的丈夫很快离开了她。这使她觉得羞辱，觉得日子是再无什么指望。她想到了死。她乘火车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，在这城市的一个邮局里，她坐下来给父母写诀别信。这城市是如此的陌生，这邮局是如此的嘈杂，无人留意她的存在，使她能够衬着这陌生的嘈杂，衬着棕色桌面上糨糊的嘎巴儿和红蓝墨水的斑点把信写得

无比尽情——一种绝望的尽情。这时有一位拿着邮包的老人走过来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你的眼好，你帮我纫上这针。”她抬起头来，眼前的老人白发苍苍，他那苍老的手上，颤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。

我的同学突然在那老人面前哭了。她突然不再去想死和写诀别的信。她说，就因为那老人称她“姑娘”，就因为其实永远是这世上所有老人的“姑娘”，生活还需要她，而眼前最具体的需要便是需要她帮助这老人纫上针。她甚至觉出方才她那“尽情的绝望”里有一种做作的矫情。

她纫了针，并且替老人针脚均匀地缝好邮包。她离开邮局离开那靠海的城市回到自己的家。她开始了新的生活，还找到了新的爱情。她说她终生感激邮局里遇到的那位老人，不是她帮助了他，那实在是老人帮助了她，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接了起来，如同针与线的连接才完整了绽裂的邮包。她还说从此日子里有了什么不愉快，她总是想起老人那句话：“姑娘，你的眼好，你帮我纫上这针。”她常常在上班下班的路上想着这话，在街上，路过一些熟悉或者不熟悉的邮局。有时候这话如同梦一样的不真实，却又真实得不像梦。

然而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上的梦中发生，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，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，即使你认定在这老路旧街上不再会有新奇，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，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地长于我们。

我曾经在公共汽车上与人争吵，为了座位为了拥挤的碰撞。但是永远也记不住那些彼此愤怒着的脸，记住的却是夹在车窗缝里的一束小黄花。那花朵是如此的娇小，每一朵才指甲盖一般大。是谁把它们采来——从哪里采来又为什么要插在这公共汽车的窗缝里呢？怨气冲天的乘客实在难以看见这小小花